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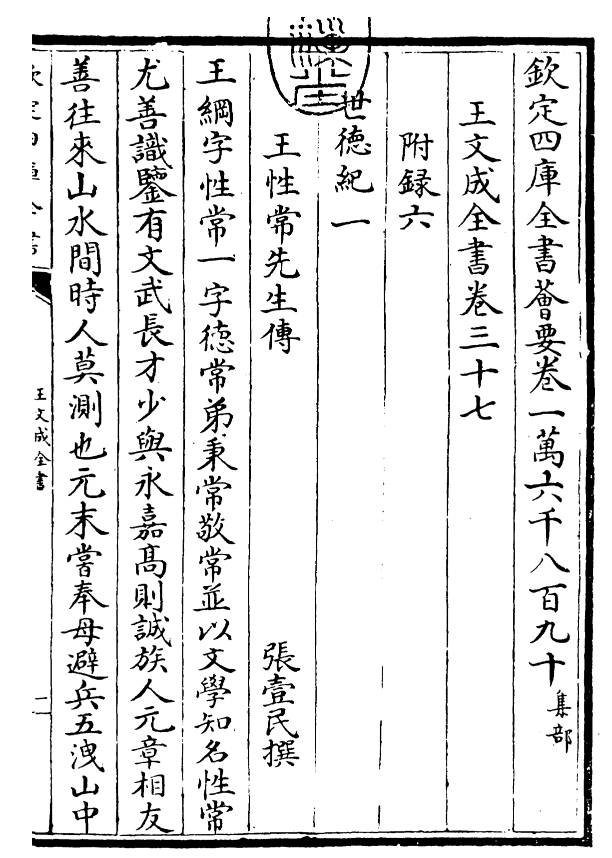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七

附録六

世德紀一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

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為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温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温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

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兹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叩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為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為壇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并殺

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録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麄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死彥達時年十六云

遯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晋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

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輙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遯世無悶之誨與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愧謝之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為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時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

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為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衙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甞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遯墜崖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言其焚書逃遯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

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栖遯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遯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秘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

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為最多而相知為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為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陽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為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有再世而興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

充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禄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秘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為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

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叅議死於苗之難祖秘湖漁
隱彥達父遜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為世隱儒先生自為
童子即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
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遜石翁
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遜石翁曰足
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
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
先生輙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

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黄維雅重先生為之具行李戒僕從强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既而遯石翁殁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授徒以養其母饔飱不繼休如也母且殁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膺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

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為神人無賢愚戚疎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為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禄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泠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説周禮考正以為近世儒者皆所未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為稱首瀾時為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玆

之歸先生歿已乆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為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尚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叙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輙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廷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為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簏先生每啓簏輙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

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粲幼孤為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俱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禄以為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

弟鄉人有萁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為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瓌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凛乎不可犯為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屨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

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太史氏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廵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

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為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為備禁訛言勿令動揺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葢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令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

黨與數千人猷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搆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嚻衆惑屹然不為動伯安得直前徇國不嬰懷回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搆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

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
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
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為壽公
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為死
矣而不死以為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
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搆横行禍機四發賴
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
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

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纊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訃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公墓予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

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内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已公銘當予屬顧以江西之變闗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敘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為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

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為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叅議峒苗為亂死之高祖諱彦達號秘湖漁隱年十六褁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凖號遯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興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卒父諱天敘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

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輙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

曰求爾金耶為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為謝却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為祟觧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為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為子弟師浙江方伯祁

陽甯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
某者甯親造其館賔禮之請為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
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甯之梅莊别墅墅中積書數
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絶之三
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
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
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
申與修憲廟實録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

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為勸孝廟嘉納焉内侍李廣方貴幸甞講太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古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尚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宫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

天得士為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為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㕘太夫人年髙乞歸便養不允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為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為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

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浼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辯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卧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為踰月訃始至慟絶幾

喪生襄塟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為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為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苫擗踊過毀致疾及塟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禄食贏餘恒與共之視其子若巳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

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為變若是葢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于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説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為儉素自持㑹利得喪不屑為意樓居厄于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欵語如常為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為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

經大義諸書雜録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静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即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邃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葬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塟公云惟古

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為已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為也公少負奇氣壯强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恒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孝宗講筵啓沃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為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

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邈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傞傞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徇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勲在冊府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撰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别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為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禄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瑯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又五世矣叅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髙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温微時嘗造焉叅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温既貴遂

薦以為兵部郎中擢廣東叅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彦達號秘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褁父尸歸塋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麄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秘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没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

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叙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梦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絶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

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為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䆫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蹔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

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柰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為若誦書不輟彼亦便柰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

舊有妖為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為異每夜分輙衆登屋號笑或瓦石撼卧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輙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為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

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為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為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為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為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

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竒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為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為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徳不可量也方伯祁陽甯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甯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為其子師延至家

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間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為桴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

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竹軒公夵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為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紘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為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為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耶

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為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為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修憲廟實録充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即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趣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

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為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絶即日南奔塟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卧人畜一不犯人以為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畧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

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
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薫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御講
日數丙辰三月特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
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為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命
兼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
又奉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
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

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明贍故特久任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母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為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逐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

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益不知也瑾後知為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尚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既而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

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浼我哉竟不辯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辯先生聞之即馳書止之曰是以為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恥今乃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為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乃不復辯歴事三朝惟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前猶或蓋張失措先生未嘗

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上已幸講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内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上亦精勤彌勵詎意孝

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
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
邊幅與人無衆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
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
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穽忘已拯救之雖以
此招謗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
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
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而操持堅

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震蕩衆多披靡惶惑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者罕矣為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録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天性禄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不啻已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為童子

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為親朋山水之遨乘舟蹔出忽念太夫人即蹙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歿寢苫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逮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卧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素聞寧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玆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為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寧濠果發兵為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

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為龍溪之卜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既與濠為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為民望乎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為國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算不可期猶將

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趣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揺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攜酒交慶先生曰此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朝廷威靈震慴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辦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僇之慘鄉里子弟又皆得免於征輸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

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諸親友咸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構陷危疑洶洶旦夕不可測羣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為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辛巳今上龍飛始下詔宣白新建之功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遣行人賫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溫旨存問

先生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捧觴為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為汝憂也寧濠之變皆以汝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為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為汝幸也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為汝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為無益雖為汝危又復為汝喜

也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人皆以為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為榮復以為懼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毁令名者邪新建洗而跽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月十二日己丑終於正寢享年

七十有七臨絶神識精明畧無昏憒時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為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問已成禮然後偃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内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獨往於深山絶谷此與死者

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為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恱生惡死故因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恱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竒詭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稍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亦復不以為累也先生既歸即息意丘園或時與田夫野老同遊共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宜且閉門養威重

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貲積為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欵接談笑衎衎如平時畧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是咸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一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次

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録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之志也

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别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謹按王君琥所録行實泣而叙之將以上于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菴黄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

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叙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遯石公與凖厥有禮易之傳遯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彦達秘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温友善仕為廣東叅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遥遥遠派於晉高

士義之光禄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乗雲下畀天樂導之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

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為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巳未禮

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寧墳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怵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為萬物常往來何名為無為自然無

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别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路轉睽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為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為倉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為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為神奇者烏足以知

公者哉復起尹廬陵卧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為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厰右鄰居之時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黄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語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為二公作兩草亭矣後合兩為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泉子還期會于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

南歸陽明公時為南大鴻臚逆吊于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浰頭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養鋭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去也葢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為楚人

所鈐兩不報未幾有寧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既足為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興兵會豊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脇從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絶其歸路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為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焉内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内臣張永護

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為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死義耳其猶使冀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絶意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泌告變即謀南奔

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脇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趍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為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絶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賜勑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歲支米一千石

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劾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

制馬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為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叅將會守廵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為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為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

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為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
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以病陽
明馬將使為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
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
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
譖公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
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
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為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

怒加禍猶為有君子度量焉可尚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弔于途曰哲人其萎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弔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為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鎮嶙嶙在浙之濱竒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秉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馬試劒古文出

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為體物莫非己抗疏廷杖龍場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卧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洌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鋭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冀子往化消變無為闡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遄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

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恨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禄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從

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達溪有
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
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
括蒼劉伯温友善仕國朝為廣東叅議死苗難五世祖
諱彦達號秘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遯石翁精
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
為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
叙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

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却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顥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

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山公為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俠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為書將獻于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婁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為可學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己未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

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欽差督造威寧伯王公墳于河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即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劍既竣事威寧家以金幣為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彗星及寇賊猖獗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為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

室侯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
闢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秘旨靜坐為長生久視之道久
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即命
僕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為神甲子聘為山東鄉
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
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公若水一會而
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
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

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塲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為投江潛入武夷山中决意遠遯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卧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

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為倉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泝彭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茇于叢棘間遷于東峰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蠱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濕乃相與伐木為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歷險冐瘴皆病公日夕躬為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乃為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

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黙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抵牾恒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説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為聖學復睹公因取朱子大全閲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已誑人之説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恱輙相與毆辱之守大

怒曰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禍福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説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獞酋有阿賈阿札者剽掠為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部民賴以寧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囹圄清虛是歲冬以朝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寺予

時為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巏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即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即問曾識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

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湛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冢宰邃庵楊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為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啟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為文及詩送予且托予結廬天台雁蕩之間而共老焉湛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

之間結廬與予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朝廷舉考察之典為疏自劾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為攘竊漸至刼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

部尚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命旣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浰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旣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

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詗覘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

贇爲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騎至峜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啣枚直趨象湖山擣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絶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礧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譟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遯入

廣東界上黄蠟樟溪大山賊酋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强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脅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崩脚等處分為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擣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

玩苦宅溪苦宅溪清泉溪曰羅南山等巢直擣洋竹洞
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
物無算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勑便宜行事
及請令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峯賊虜
掠居民廣東浰頭等處强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圍南
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
流刼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
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

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澌盡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勦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李敷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畧領兵分剿生擒賊酋陳曰能等擣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剿方畧先是屢請勑便宜行事衆皆笑公為迂惟尚書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

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奉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勑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勑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穏下等硐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為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

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横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横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郟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斅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穏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

坪期直擣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叅議黄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詗知各險隘皆設滚木礌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鉤鐮使由間道攀崕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為數千竈度我兵至

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為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户陳偉高睿分帥壯士數十緣崕上奪賊險盡發其滚木礧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杲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横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

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絶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崖懸絶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鋭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緫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鎖匙龍

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于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酋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内隘絶險隔水為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

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猺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俟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浰頭賊酋池

大鬢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内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鬢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為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客為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

道將回兵浰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為池大鬢所脇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鬢僭號設官及以偽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鬢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

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鬢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鬢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伺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鬢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寘于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

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擣下浰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浰先是賊徒得池大鬢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浰各哨官兵遥聞三浰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于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

者乗暮直衝賊所據崕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崕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遯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于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

均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
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
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為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歳時祭
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
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閏餘之地政
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
據而守之真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
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酋

龔福全高仲仁李斌吳巩等邀路刼殺軍民攻掠郡縣

命三省將官劉平上三省夾劉捷音疏朝廷論功行賞

陞右副都御史詹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户寫勑奬勵

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温㫖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

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户在

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

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為立保

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

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諭户曉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為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為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寘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為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勑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貴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勑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為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

降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脇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叅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令門人兾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于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鄞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佖具言之公度

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即勤王亟欲遡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刼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為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潜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濵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

吉安為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為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為間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

捉偽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還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

脇從之人又六七萬虐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遥為牽制之畨遠近軍民刼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粮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叅政黄

繡閒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為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啚之先復省城以擣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

官并偽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

攻惠民門戴德孺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暐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汊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

激奮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為備甚嚴滚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厰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偽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撲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廉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

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

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

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即欲回舟李士

實阻勸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

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

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

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

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鬭安慶

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謂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

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畐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

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
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
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為内應生變
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協從皆不問雖嘗受
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
内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
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
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

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黄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横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

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

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幷其世子郡

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叅賛尚書都督指揮千百户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杲布政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

者殆盡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為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既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為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為提督等官左都督劉暈為總兵官太監張忠為提督軍務張永為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宫眷等事太監魏彬為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為督理糧餉

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宻請上親征
上遂自稱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
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
死者江彬許泰劉翬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
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
同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
公為已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為之醫藥死者為
之棺歛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

坐公乃佯為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
輩啣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為
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
聽彼而不可為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
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㦸星
趨玉山度草萍上疏力止以為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
招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
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

迯伏有奸黨為愽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況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幷宫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

曰吾此出為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為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畧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

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闗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贑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塋節奉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

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説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毁殆盡公為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税又將城中沒官房室及濠違制宫室與革毁一應衙門皆修改為公廨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兊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府禄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是年三月上晏駕今上

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靖地方朝
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勑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遅
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為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
為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行
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制曰可陞
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又具疏辭免慰旨益勤本年
十二月内該部題為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
孫世世承襲賜勑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

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歳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朝廷普恩賞于報効諸臣又極言舉人兾元亨因說宸濠反為奸黨搆陷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仇抱寃齎恨顧盡削已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為移咨六部申理其寃及元亨死又為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並衆科道官迎當路意

以偽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禮部尚書席公書為疏特薦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桂公蕚同薦桂公不得已勉從薦公得俞旨兵部奉欽依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勘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舉尚書胡世寧李承勲自代不允上與楊公一清曰若

姚鏌不去王守仁决不肯來遂令鏌致仕又降旨督趣赴任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賫文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予時為光禄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堪任輔弼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内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

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為兵部尚書桂公知遂大怒詈予潛進揭帖毀公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莅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為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萼謀恐事完回京復命見上予與張公又薦之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聖旨王守仁暫

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勑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為進兵行剿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為然至南寧府乃下令盡徹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内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目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

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諭以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扣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扣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

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剿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為土夷之心未

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為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為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為田寧葢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巳絶不必復有土官之

設矣又按視斷藤峽諸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刼郡縣檄叅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剿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剿六寺等賊巢先是賊酋詷知公住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

四面攻圍倉惶失措擒斬賊酋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抜大縁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㫖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藤峽横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波溺死者無筭斬獲首從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劄復進劉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兵爭先臨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將險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

祐分投密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薔南丹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内尚歴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寛衍之處開圖立里用漢法

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於虞鄉為立廨宇屬之思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目兵智畧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參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涖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

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嘉寫敕差行人齎去奬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恩賚至廣城是時公已卧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憊視事年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

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托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為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為可恨耳遂逝巽至南安府公館而斂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桂公蕚欲因公乞養病疏參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

乃黎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冐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薦于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金銀百萬托余送與張公故薦公于兩廣余疏辯其誣奉旨黄綰學行才

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廝揑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旨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并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黄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為詹事桂公楊公計欲害公恐予在朝適南禮侍缺即推予補之明年春上將出郊桂公盗具揭帖奏云云上遂允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并朝廷常行卹典贈謚至今人以為恨公生而天資絶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

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為已任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已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讐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羹珍鼎錦衣緼袍大厦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諸氏叅議養和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

舉一子正億聘予女僅二週而公卒遂鞠于予以恩廕授國子生孫男曰承勲承學孫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畧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録所纂則言誦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濠之變葢非一日其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剥害細民招亡納叛誘致劇賊召募四方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賫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玩賄結内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護

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為潜布腹心於各鎮及畿内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之間遂得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鬢之儔皆勇力機智絶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烏合其為天下禍當何如也且八寨為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既數年一旦

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既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予以女許公之子益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鋐因予諍張公大同之征當别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予回護屬官郗守益難居大臣調予邊方叅政賴聖明復職汪又為疏論公偽

學及指予皆為黨邪不忠予又為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予所以憫子許婚攜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聖明拔之竄穽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既困屈沒齒尚尤不免則公與予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為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狀

祭文

親友祭文

禮部尚書石潭汪俊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勲名既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投分最早坐或達旦何幽不討忽謫萬里執手贈言誓將結茅待子雲煙公茲東來曰予無樂樂見故人來踐舊約旗旄央央流水瀰瀰公私皇皇或卧或起乃重訂約其待予歸歸將從容山遨水嬉公既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

乃以喪返嗚呼公有大勞國史輝煌公有心學傳者四方公何以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哉

吏部尚書北原熊浹

於乎公有安危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公有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士如寐覺民如醉醒吏振循良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寇賊奸宄逆節不敢以復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嶽羣鳥百獸率快覩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

馮不逞餘孽四方嘯聚而横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走而無寧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談笑而清今幾何年元惡大憝已湮沒而無形曠恩厚德尚爾如生方公之歸也幸其鱣堂載啓木鐸揚聲斯文未喪庶幾有興其再出也意其入秉鈞衡輔成聖德豈期仗鉞不得一日立乎朝廷倏然長逝豈厭世濁之不可攖抑天不憖遺俾我民之失典刑雖然可盡者公五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為終始之令名豫章為公過

化之地浹等遥瞻靈櫬匍匐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微誠此又不得以天下哀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兵部尚書誠齋汪鋐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追韓范以驅馳兼周程而教設夫何梁木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不流楚雲愁而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數抑造化之無常者不可以臆決鋐叨繼公後亦惟遵公之轍辱公深知大懼累公之哲

不敢以公所不屑者而自屑也旅櫬摇摇瀉椒漿以薦潔陳詞未竟自貽無窮之咽

四川廉使胡東皐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母太夫人孰為之養煢煢遺孤孰為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聖明堯舜方倚公為皐夔四方未甚迪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鎮定之而公其忍死乎又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百年於兹賴公良知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得亦天之有意於斯世斯人

故屬公以先知先覺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如顔如閔如參如賜者出於其間足以繼往開來永公之傳於不朽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公其忍死矣乎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章在遺書母老子幼而有二仲之賢為可恃且死王事在公復何憾予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間乎獨相去萬里不得執手永訣親視含襚為可恨耳兹以兵事就道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其有涯也邪

徐璽

嗚呼先生有汲長孺之直而辭不至於戇有張魏公之忠而謀不至於踈有朱晦菴陸象山之讀書窮理頴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謂得所欲矣及聞百粤之亂也應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德威中道而殞輿櫬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十年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

猶先生之哭吾子也嗚呼痛哉壽夭天也生順死安吾豈為先生憾然朝廷失重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茲永懷

巡按御史儲良材

嗚呼先生勲業文章聲光榮遇夫人能知之亦能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載奔小大莫處想其道玉山歷草萍東望會稽先生故里也搖搖旅魂庶其寧止嗚呼異土之殞數也首丘之歎仁也數

以任其適然仁以歸於至當君子也尚何言哉

儲良材

嗚呼濂洛云逝斯道攸印公啟絶學允協于中鑰蔽發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四方既同公歸江東童冠二三春風融融岑冦匪茹跳梁三紀維公來止載櫜弓矢南夷底績公既彌留人百其哀況我同儔小人靡悱君子曷宗羞我黃流為天下慟嗚呼哀哉

右副都御史王堯封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之文心得之學今焉已哉方其抗逆豎也而奸黨息殲叛宗也而天下安化猺獞也而邊夷格帝念厥勳爵位載錫聲光洋洋簪纓奕奕今焉已哉方今聖明在上勵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顧不憖遺以共弼厥成耶嗚呼天宇茫茫至難諶也寒蛩唧唧於月砌鸞鳳淪沒於岑丘蕙蘭靡靡於蔓草薋葹蕃盛於道周慨物運之不齊於天道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詞兮

酌醴靈彷彿兮淹留

王暐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考貞節則甘矣戡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崇矣撝謙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而孤忠諫蔽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循資固寵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名世而洗杜譔鑿空之陋德足以名世而動凌高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破支離偏

曲之學然則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存先生之死也孰謂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有司祭文

吉安府知府張漢等

於乎先生弘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為學者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靜之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興師堂堂豫章之陣而懷來安輯正正百粤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凱而武侯星殞乃龍蛇遘康成

之夢而學者興悲六經之迷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支誰作萬里之長城誰窺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朝廷之楊綰與吾黨之濂溪漢等晚生末學敬仰休光矧盧陵望邑為先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為先生之山斗門墻遡姚江而源流滚滚瞻五嶺而雲樹蒼蒼訃聞螺浦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釗道範之望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有奠椒漿有淚淋浪臨風載拜先生其來嘗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興師討平逆藩天子曰
都爰錫公爵四方景之泰山喬嶽公方東歸江漢龍飛
冀公憑翼道與時熙固天下之延頸實我公之優為詎
意百粤羣醜弄兵潢池僉曰平之匪公弗宜拜命南征
蠻方丕敘經畧彌年委身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甞天
不憖遺斯文之厄嗚呼公之功業似若未竟公之道德曷
繫存亡葢功雖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勲峴碑墮羊公之淚嗚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山還英靈之氣嗚呼哀哉邊陲罷鎖鑰之防葦縫奪蓍龜之恃殲我哲人豈其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也來吏茲土聞諸異時逆藩拂經丕曰是膺伊豪傑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不然雖竭西江之水未足以洗數年之兵是則公之澤在天下而西人再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輀何來載疑載驚今也號咷昔也懽迎我莫我奔頋百其身公乗白雲

厥鑒孔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猶未能盡嗚也

門人祭文

顧應祥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此真儒耶何栽培之獨厚也其眷聖上之中興而生此賢佐耶又何遽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矣斯道斯民真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私痛者妙道精義不可復聞霽月光風不可復見矣將使末學倀倀可受而不可傳邪嗚呼哀哉敬陳遠奠封寄潺湲盛德大業言莫

能名至痛深悲辭莫能宣

黄宗明

自道術為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巳忘内逐外誇多鬭靡捜羅訓詁立世赤幟孔孟既逺濂洛亦逝豈無豪傑如草廬氏覺彼暮年精力隨靡金溪之學為世大忌惟我夫子丰神凛異少也雄傑出入亦幾鬼神通思精識徑詣汛掃支離收功一致哀我人斯開闗啓閉良知之說直截簡易無俟推求無不該具順我良知行罔或悖

逆瑾扇惑言官盡繫公觸危機從容就理謫官蠻貊艱難困躓汀贛賊起公握兵符獷狡既殄老稚歌呼藩王稱亂海内憂虞夫子倡義一鼓獻俘岑氏構禍東南驛騷五六年間財耗兵逃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宜畏威懷德出其死力裹糧滅賊八寨奇功神武難名十年命將手提重兵人曰勞止馳驅靡寧先生再至寂無軍聲講學其間朝夕靡停運籌决策賊以計平出入兩廣瘴癘傷生積成疾疢中道殞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

如揭日月人方瞻仰斯文遽絶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死未幾讒謗交集世路險巇人言易訛命也如何憂患實多其自服膺十有餘年奔走畏途舊學就捐孤負教育誰執其愆今兹矢心昕日勉旃啟夕跽奠號呼旻天明發赴官敢附告焉嗚呼哀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遽止於斯邪振千年之絶學發吾人之良知靡用志以安排曷思索而議擬自知柔而知剛自知顯

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真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之使天假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殆將皥皥而熙熙於乎曾謂先生而遽止於斯邪壬癸甲乙之歲坐春風於會稽先生攜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徘徊晨夕以砭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不可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嗇我先生之期頤天果無意於斯道耶則二三子在焉苟不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期洋洋如在之靈尚其陰

隅而默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既羞我殽爰薦我觴靚靈輀之既駕愴予衷之皇皇

應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秘立言垂訓體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一言以蔽將刋末學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覺夫當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朝廷勲業之銘鼎彛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子或以為難在公則為餘事耳方奉命以

南征為朝野之毘倚胡天命之不延乃一朝而云萎典

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俟江干淚無從止嗚呼公雖

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墜地庶幾有傳握椒蘭以薦心指

江流而誓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歆格乎斯筵

欒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睿知間出忠孝天成多材多

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如夢得醒

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萃講庭豈其徒學為

國柱石忠鯁立朝不避權逆竄逐夷方優游自適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玉藴山輝珠沉光溢宸濠倡亂人心虩虩禍自蕭墻誰敢為敵惟師威武一鼓虩魄功業既著讒口交棘師乃休休退而自食榮辱毁譽弗留于臆惟道不明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為朋山水成癖𪐝瑟回琴歌詠其側天王聖明旂常紀績西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主憂寧忘奉詔徂征應時翱翔既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弓矢斯張醜類來歸緝

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攘師乃諭曰兵加不軌不殺投降爾歸王化我豈爾戕歸完爾室幹乃農桑亦有八寨盜賊叢積一罹其毒朝不謀夕開國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國脈窺望竊發其機已迫師夥民憂不計失得詢謀僉同便宜行策神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既空瘡痍蕩滌招撫流移復其田宅長慮永圖扶病區畫相彼夷方隨俗因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甲既嚴部伍既飭統

于流官庶無間隙爰修文教俾肄儒籍變化夷族實爲
美則似兹哲人邦其有光蒼生父母後學梯航宜膺福
祉享壽無疆胡天不憫俾沒瘴鄉王事忠矣遺孤誰將
斯道之責孰能擔當嗚呼已矣朝野悲傷知夫子者和
氣春陽昧夫子者如刺如鋩嗚呼道大難容古今之常
爰有公論孰能泯藏惠等聞訃驚悼涕泣霑裳匪天喪
師二三子殃百拜薦奠聊洩悲腸靈其不昧庶幾鑒嘗

王良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靈矣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謂廣南之役遂為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殉國超然於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二三子之悲傷則固無以自贖於今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觴擣詞伸忱神其不昧庶幾來歆

薛侃翁萬達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繼往

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為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已者容而勝已者難為讓耶且自精一之傳岐而為二學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畧也襲古者疑其背經考之孔孟質諸周程葢無一字一意之弗合尚同者疑其立異然即乎人情通乎物理未

嘗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旨也益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蓍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子者非晏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惑則子路之不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淳于髡之

詆用是紛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門牆而無聞頃年以來知切淬勵夫子逝矣慨依歸之無從慮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一年于兹矣方將矢誓同志期奉遺訓尚賴在天之靈昭鑒啟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傳之來世以永芘於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靈輀將駕薄奠一觴衷懷耿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陰荷先生之功而或未盡白先生之忠巳卯之變吾不知其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知其何如也而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仇晦吾忠者斯妬豈瘴癘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委于空山豺狼號于當路風雨嗟其何及家園慘而誰顧吾念先生之悟道也以良知為扃鑰其收功也以格致為實際體常秘於玄默用實粲於經濟桂等猶及見先生之面復密邇先生之

居雖未稔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方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若斯痛先覺之早逝悵末學其何依幸門牆之無恙或斯文之在茲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脈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未亡儼門牆之在望顧堂室之非遥去意見之私而必於向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子後死者不得辭其

責矣歸葬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遣使有淚漣洏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萬潮

嗚呼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曩哭先生之柩於錢塘之滸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師剖障決藩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

易簡信精一而無私顧雖有覺而即在實惟念茲而在
茲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
靈陰啓予而終成兮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為實而厭俗學
之支離以廣大為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啓易簡之
規指授闢良知之戶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
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漸鴻羽之楚

以之承詔奏則右尹祈招之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勲邁今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鼒元惡之首旣殲醜類之儔咸撫此則勇夫悍士猶以為難而夫子獨談笑於指顧夫何仲山之功甫就俄盈謗篋之書武侯之恨有餘輙動英雄之憮一老不遺萬民何憖天軸西馳江聲東吐草正芳兮鴂鳴日未斜兮鵬舞呌臺城兮雲悲撫鍾阜兮煙鎖吁嗟夫子兮固無所憾而辱倚門牆者不能不

為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觀絶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悵吾道之已窮益不知涕洒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翼程朱頡頏申甫早掇巍科筮仕天部始謫龍塲直言忤主九死不回孤忠自許繼遷廬陵人思召父再擢鴻臚薦登樞府專閫分符衣繡持斧機密慮周戰勝攻取芟夷

洞冦四民安堵蠢兹逆藩束身就虜勤在王家爵封南浦猺獞相攻賴公柔撫쏵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干戈今豆且爼民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冦攘孰敢予侮憂無西顧殿有南土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鳳凰快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公神靈翺翔天宇在帝左右為帝夾輔降為河嶽廟食簋簠柯等親炙至教恩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振旅云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談虎

鄒守益

聖學綿綿嘻其微兮貿然末俗紛交馳兮矧茲寡陋莫知所之兮謂考究遺經可自得兮旁搜逺紹亦孔之疲兮將摹彷而效千古可期兮外貌或似精神非兮不遇闕

孰醒我迷兮良知匪外鑠自秉彛兮戒慎恐懼通晝夜而知兮酬酢萬化闕

我規規兮聲應氣求四方其隨兮譬彼昏瞶瘳闕

兮霜霧忽乗之衆安歸兮將畏之無禄罹此菑兮百世之慟豈獨予私兮

葉溥

嗚呼先生乾坤間氣嗚呼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天下不罔以生也以身斡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虛天子之注日深吾黨之思將造物者忌功抑忌德也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緊誰無福

陽克慎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强有

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自忘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真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間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撫靈輀兮涕泗淋浪泰山頹兮莫知嚮往絜酒為儀兮薦此衷腸神尚不昧兮來格洋洋

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既沒於南安寬畿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峯邵子邵子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也寬畿曰

然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沒於道路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畿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絰終塟則釋寬居越則絰歸姚則否何如邵子曰亦宜於是畿也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庾嶺聞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

出且相慰曰天為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憒絶不知所荅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顧萎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興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為之柰之何哉斯道晦㝠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發其秘同志相承日孚以博乃有今

日亦云兆矣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則其未盡之志當更展矣今若此天意將若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秘既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遡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寛畿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

益夫子又為究極之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别頗得所省兾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别次嚴灘踰年而聞訃復於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為終身永訣已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為生耳向使吾人憒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為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

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為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為之柰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删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録文有文録詩有詩録政事有政事録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

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尚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為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採夫子遺言及朋友

私録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録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人一以裒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為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告惟吾同志憐念憐念

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潯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

踰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
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
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尚衣冠倚
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次南安之
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
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
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
設披積請沐浴於南野驛親進含王陸同殮襚又明日

南贛巡撫汪公鋐来蒞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為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儲君良材提學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喪留於南浦請改歳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問之曰吾豈為乃公哭邪已丑改歳六日將發舟北風厲甚儲焚香虔祝於柩曰公弗行豈為士民留邪公黨有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即時反風不四日直抵信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

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承其勞聞其事能弗以為思乎詳述之用以告吾同門者

書稽山感別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恩也不可恩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報之微也適館授飧左右以贐惠之微也其遭也無自其合也不娸其聚弗親其離弗違無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

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興而雲從雲非恳乎龍而從也嘘吸爲變莫之致也計功量者孰爲恳孰爲感悉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贑城楊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恳感固亦無以爲恳感也昔者夫子奉命南征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其孫謀吴畧勇力拔衆者爲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時歸散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武和齋吉水之龍壮山贑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勝衣

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合至夫子待命北巡忽為南安之變也君皇皇然親含襚扶輿櫬行則與叅徒共揖止則與二三同門麻衣布經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親不以死而忘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恩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頌言煩悉以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適館授飱左右以賮以惠其去

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於無言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吾亦無如之何也已雖然君去而能益篤吾夫子不殺之仁則吾之無言者尚有無窮之言也因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為書

謝江廣諸當道書

冬暮寬纖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踰庾嶺矣即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問三疑奔至龍游傳果實

矣天乎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事馳驅盡心亶力今果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自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者遍海内沒乃無一人親含䘏殮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恨何堪寬畿北面有年矣教我撫我誘我翼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慼誰則任之蕪程至貴溪始得凴哭其棺間乃詢之廝吏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預事

之諆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遂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骨肉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遺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於二三子實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殯者大人之仁也斯二者固皆天下之公義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三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

惟憐而終教之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賴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感公之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踰禮四方同門亦日來奔頗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獲罪於大君子之門也所諭父師軍中羨餘銀兩責其官賫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

人小子佩刻亦殊深矣但父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守文守章繼子正憲欲代之言顧其中有願言而不敢盡者生輩恃在舊愛敢代為之言惟執事其終聽焉父師兩廣事宜間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悉其槩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贐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中有情不得却與例不必却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之後將歸乃總其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

之外有此羨餘仍命并發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尚有不時之需姑攜附以行俟隨地遣發不意未至南安罹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篋命賞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羨餘于公此實父師之治命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案官吏之請從合得之議謂大臣驅馳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況物出羨餘受之不為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其為私其忌可

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尚不免於惶惑葢以父師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之受非矣茍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踰越况軍旅之事易簣之言顧忍違忘而私受乎夫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父師之心取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衷由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為先生布弁原銀五百三十二兩托叅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

復臺下伏望騐發公豨使存歿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恩也不勝冐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泉書

寬饑不率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黄髪乳口失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訃又恨未及相隨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既而奔喪貴溪馮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息若無復可生於人

世矣間乃詢其後事乃知諸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
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居多愚以為相知之情至此亦
云足矣及凡所經歷冊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哭
奠虔慤雖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哀感
何言僕且私告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
主君勲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語曰公慟吾夫
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生輩瞿然而起曰有
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

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音笑貌為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終底於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間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茲有乎爾矣今茲有乎爾矣於是自衢以下順流而歸慷慨激昂無復為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

之教起我跛躄於顛躋之中吾當何以為報哉二月四日巳妥靈於堂乃弟乃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遠嬰先生之懐矣蕭尚賢事畧具汪公別紙并奉請教小廝輩以小嫌構辭致煩案牘在先生寛仁之下當必有處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畧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恃在推愛妄敢

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喪紀

程煇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煇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脈矣乃偽學之謗不能弭倡義興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君側之惡不能去開誠布公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黨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身一日立乎朝廷之上何其與

世之落落也及其没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弔其墓謁其祠拜其家廟為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衆之鼎鼎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觀天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也人之勝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惑哉吾方裒祭文之不能盡録者屬子以終事焉葢文固有畧者矣將人之祭于地與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顧可畧而不書乎子其揭日

月為序凡顯而公卿微而庶人有舉必書庶乎定者可
考而見且使我後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
而滅者良在此而不在彼也煇避席曰敬聞命矣作喪
紀
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于南安府青龍鋪輿止南
野驛越四日為季冬庚午門人廣東布政王大用推官
周積舉人劉邦采實敦後事副使張思聰率屬吏知府
王世芳同知何瑶大庾知縣葉章府學訓導楊登玉王

圭陳守道庠生張紘李節王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殮已
署上猶縣事經歷許同朝崇義知縣祝澍南康教諭管
輔訓導劉森庠生劉爵等千户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
府王鑾陽克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壬申櫬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鋐同知何瑶
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官宋元指揮錢堂知事郭鉞千
百户何湧江馬昂吴倫譚景受卜福嚴述王寧王憲潘
鈺余洪畢祥楊守武昌千户所指揮陳偉門人郎中劉

寅都指揮同知余恩庠生易紹宣李喬崇李挺李憲何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廷璉黄譜黎教王槐密王振朝劉鳳月劉天錫劉瞬彭遇貴謝天表謝天眷桂士元桂薫袁泰張鏜汪梅周蘭宋金雷鋭雷兌應辰鍾振俞鶚湯偉杜相黄鍪各就位哭奠張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丁丑櫬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壁知府張漢同知張烈通判蔣英林春澤推官周在廬陵知縣常序署泰和縣事知事汪仲縣丞劉綸主簿莊伯瑶典史李江教諭

林文焯訓導金玥張旦吉水縣丞楊伯謙主簿辛仲實
萬安主簿楊廷蘭信豐指揮同知林節鄉宦尚書羅欽
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史羅欽忠門人御史王時柯庠
生蕭寵蕭榮王舜鵬袁登應羅綱謝廷昭周文甫王惠
迪劉德藍瑜龍潢龍漸幕吏龍光各就位哭奠
戊子櫬抵臨江府蒲灘驛同知守賔通判林元推官俞
振强靖江知縣陳府新淦縣丞唐和主簿王綸教諭向
欽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櫬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太監黎鑑御史储良材叅政葉溥李緋叅議鍾雲瑞副使趙淵僉事陳壁王暐吳瀚陳端甫都指揮僉事劉壐王寧崔昂府學教授廖廷臣訓導范昌期張琚譚倬廖金新建縣學教諭劉環訓道梁子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寬庠生崔嵩陶潮劉伯盛舒泰武進鄒軏鄉官副都御史熊浹布政胡訓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史涂相郎中張欽主事張鏊進士熊汲檢校張默通判萬奎閔

魯知縣余琪聶儀楊瑋甘栢胡大化舉人丁㜷門人裘衍張良才張召魏良器魏价萬世芳鄒賔齊昇周麟黄鍾鍾文奎艾鐸安仁縣桂宸桂宫桂容桂軏孫鋹孫鈞吉安府曾偉器報効生員陳文榮承差劉昂鄉民蕭華李延祥程玉石陳本道高顯彰劉珏楊文嚴洪徐樌杜秉文王欽各就位哭奠䔥溥趙淵王暐張元春齊昇又各特舉焉

歲己丑正月庚子櫬發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百有

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迅不可帆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撫之曰先生豈有懷邪越中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首跂足而徯至者葢有日矣湏史反風若或使之遂行丙午餘干縣主簿陳瑢教諭林秀訓導趙珊傳諮萬年縣主簿龍光相安仁和縣主簿鄒軿訓導周鐸黄選庠生桂輿蒲田縣廖大壁貴溪知縣方克主簿錢珊典史馮璁教諭謝炯庠生丘民節宋廷豸蘖可久葉可大許文明鉛山主簿戚鎧鄉官大學

士費宏尚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龍溪二先生將赴廷對聞先生將還逆之嚴灘忽得訃音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師服問厥既成服兼程趨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遇先生之櫬于貴溪哭之幾絶書遇喪哀感以寄懐云

癸丑櫬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趙曄同知盧元愷通判曾大有龍綱舉人劉偉玉山知縣呂應陽教諭霍重庠生鄭世遷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縣丞殷學夔各

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呂應陽而特舉馬夫子弟守儉守文門人欒惠黄洪李洪范引年柴鳳會櫬于玉山

辛酉櫬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簡閲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人欒惠黄晌何倫王修林文瓊徐霈蔣蘭金華府通判髙鳳蘭溪縣主簿髙禹教諭朱驥訓導胡奕輝門人應典嚴州府推官程淳桐廬縣主簿屠繼祖各就位哭奠

丁卯櫬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潘旦劉節參政胡纉宗

葉寛叅議萬廷彩龎浩按察使葉溥副使傅鑰萬潮黨以平何鰲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都指揮使劉宗偉都指揮僉事李節劉翺孫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劉望之府學教授陶賀仁和縣主簿曹官富陽縣主簿李珍教諭黃寧訓導程大有王裕莆人知縣黃銘介子黃中百戸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櫬抵越城奠于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龎浩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訓通判陸遠洪晳推官喻希

禮府學訓導舒哲陳箴林文斌魯昇會稽知縣王文儒
教諭張槩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行中教諭林斌訓導
王昇廣西布政李寅叅政沈良佐叅議汪必東按察使
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渼伍箕僉事張邦信王世爵都
指揮僉事高松金革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湛若水副
都御史劉節門人侍郎黄綰給事中毛憲員外郎王臣
主事石簡陸澄按察使顧應祥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
知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周衢教授周衝陳烟陳焞陳

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甸辨印生錢君澤私淑門人知縣戚賢武林驛丞何圖贛州衛指揮同知劉鎧指揮僉事楊基廣州府右衛指揮僉事武鑾南昌衛指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衛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珠欒惠又各特舉焉劉鎧楊基武欒龍光戚以營護至越時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别卷贈之因寓書江廣諸當道葢德其虔于襄大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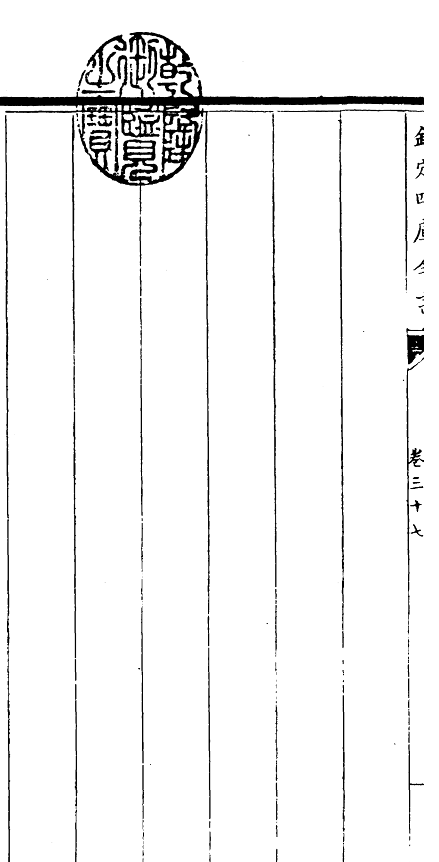
仲冬癸卯奉夫子櫬窆于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會塟

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端廷赦陳世輔梁尚德萬潮黄卿萬廷彩龎浩傅鑰黨以平汪金區越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節劉翺孫仁洪珠孔庭訓洪晳杭州知府婁世德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劉坎濬推官劉望之運同錢瀾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禾錢塘知縣王橋會稽知縣王文儒山陰縣丞應佐餘姚主簿彭英典史劉文聰教諭徐銳訓導謝賢陳元廣東御史何醞布政邵銳姻人大學士謝遷尚書韓邦問編

修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胡東皋叅政汪惇副使吳
便司馬公軽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府陸寧
金椿運同徐晃知縣宋溥金謐陶天祐劉瀚田惟立徐
璽徐俊民吳昊葉信汪佀穀周大經周文熯胡瀛陳廷
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廷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
徐應周大賚高隆友生尚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筐
嚴毅楊霓楊譽知府吳敘廉使韓廉邵蕡徐彬鄒鵠員
外郎張璿施信史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晩生僉事汪應

軫知府朱衮李節郎中胡廷禄陳良謨主事葉良佩田汝成王度王漸逵王一和王文訓王文輔王文輅王文輹良直費思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黄綰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魏良弼李進行人薛侃應大桂郎中鄒守益員外郎藍渠主事潘顗黄宗明翁萬達石簡胡經參政萬潮副使蕭鳴鳳參議王洙博士馬明衡監丞趙顯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鎧周桐孫瑛劉本劉樽諸訓諸陽諸守忠舉人諸大綱楊汝榮金佩金克厚僉事韓

杜主事顧敦復胡冲徐沂徐楷徐潞葉錯徐霈張津錢翀錢翔錢祚詔凌世華朱箎龔溥龔漸員外郎龔芝杜應旂縣丞朱紱周應損秦軏章乾楊杜從弟王守第各就位哭奠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必章而有孚惠我心者亦盛而必傳讀是編者毋但曰雷陽寇公之竹而已也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范楠